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說文解字句讀

(一)

王 筠 撰 集

商務印書館發行

說文解字句讀

(一)

王筠撰集

國學基本叢書

書後

安邱王君貫山治許氏說文之學垂三十年先成
釋例二十卷既頒蒼萃羣言折衷至是為句
讀三十卷久聞之未見也同治四年君之子彥侗
依公乘沖故事齎遺書詣

翻有

旨下南土房諸臣覆閱蔭幸與焉始得竟讀

其書君之學積精全在釋例標舉分別疏
通證明能啓後長未傳奧旨向讀則博采
慎擇持平心求實義絕去支離破碎之說
是二也也於許學理而蓋之庶幾達矣古經義
理不外訓詁訓詁之原惟此文字漢以來言小學家
必祖說文唐制令諸生九經外讀說文詁林選舉
六科其五曰書試之說文取通訓詁書學博士掌

教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為生身以說文字林
為韻業自宋元士大夫扭于近易好為空靈微眇
之論爭嘗說文相習義弄明世制舉之業中於人
心六書訓詁幾成絕學逮我

聖朝敦尚經術實事求是丕廢古訓不務空言
乾嘉以後徑師者儒也段氏玉裁桂氏復鈕氏
樹玉錢氏坫嚴氏可均王氏玉樹吳氏棗雪王氏

煦萬仞許書咸有纂述後之作其無能增損君
書晚出乃集厥成補弊捄偏為功尤鉅然蚤
讀其自序猶言沙披薪積掄幸來學益見虛
中廣益有過人也十餘年來老成凋謝風流間
絕蔭雖魁學尚求識字每觸疑義輒終日向人
張張乎無可告語幸見君書終願並世有朴學
如君者與問字焉彥侗將歸介蔣椒林水部來乞

文為之序爰書于後

同治四年太歲在己丑五月吳潘祖蔭



余平生孤行一意不意奪人之席勦人之說此說文釋例之所爲作也自永元以至今日凡千七百餘年顏黃門一家數世皆精此業而未有傳書二徐書雖傳多涉舛略加以李燾亂其次弟致分別部居之脈終不可推尋故博極羣書之顧亭林祇見五音韻譜以其雜亂無章也時時訾訾之苟非段茂堂氏力闢榛蕪與許君一心相印天下亦安知所謂說文哉惟旣創爲通例而體裁所拘未能詳備余故輯爲專書與之分道揚鑣冀少明許君之奧旨補茂堂所未備其亦可矣道光辛丑余又以說文傳寫多非其人羣書所引有可補苴遂取茂堂及嚴鏡橋桂未谷三君子所輯加之手集者或增或刪或改以便初學誦習

故名之曰句讀不加疏解猶初志也三篇業將畢矣而雪堂頌南兩陳君曰君所增改者既援所出之書以證明之又引經典以發揮之而無所增改者但如其舊則忽詳忽略體既不倫且茂堂之學力思心固能達達神愔而性涉偏執瑕類不免又如桂氏之博洽嚴氏之精確以及非石鈕氏汾泉松亭兩王氏其書皆有可爲羽翼者君益薈萃之以省我輩日力以爲後學南鍼乎余於是本志變化博觀約取閱月二十而畢仍名句讀從其朔也顧余輯此書別有注意之端與段氏不盡同者凡五事一曰刪篆每部各署文數重數自序又有十四篇之都數誠以表別裁而杜羣雜也而核今本之實則正文重文皆已溢領嚴

氏議刪重文未議正文不知是說文續添中字字林中字也無據者固未可專輒有據者可聽其竊據非分乎至於一字兩見者當審其形義以定所屬之部吁爲子所孳育否爲不所孳育此審其形也尋與得各有所施此審其義也不可如大徐以在後者爲重出也二曰一貫許君於字必先說其義繼說其形末說其音而非分離乖隔也卽如說蒐曰人血所生以字從鬼故云然引者譌爲地血校者卽欲據改則從鬼之說何所附麗哉三曰反經說文所引經典字多不同句限亦異固有譌誤增加而其爲古本者甚多豈可習非勝是以婁經竄易之今本背漢儒授受之舊文乎四曰正雅爾雅者小學專書以此爲最古所

收之字亦視羣經爲最多彼以義爲主而形從之說文以形爲主而義從之正相爲錯綜而互爲筭攝者也乃陸孔在中原時代雖後而猶見善本景純居東晉傳注蒼卒而適據譌文加以學者傳習多求便俗羽族安鳥水蟲著魚故徐鼎臣曰爾雅所載艸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不足復觀以羣經之鈐鍵而譌誤顛倒重出比比皆是不有說文何所據以正之乎五曰特識后身憫愴等字許君之說前無古人是乃厯考經文竝非偏執己見不可不以經正傳破從來之誤者也五者以外小有違異亦必稱心而出明白洞達不冑首施兩端使人不得其命意之所在以爲藏身之固此則與段氏同者也時閱十年稿凡三易鏡

不自照留待後人而吾所望于來哲猶有六焉許君說五行五色四靈四夷或相鉤連或相匹配是知銘冶于心藉書于手非泛泛雜湊之字書故雖至小之字而亦有異部相映帶者如木部柢株直用轉注可矣而說曰木根者所以別于艸部蓂莢之爲艸根也禾部說移曰禾相倚移者所以別于夆部旗之旆施也一也有當轉注而不然者如昏下云曰冥也則冥下當云月昏矣而別爲說者爲從六地也二也有不欲駁難古人但加一字見意者說夔云卽驢也說駘曰卽豹文鼠也是也其不加字者想尙多有之三也許君說字多主通義而言其專主一經者如避偕等字是也四也羣經所有之字而許君不收者璣玳玼

稿之類既有明徵其他想亦必有說也五也況乎九千文中於
今爲無用於古亦無徵者至於數百夫何經典所有沙汰之以
矜別裁經典所無網羅之以炫淹博五經無雙之人豈宜出此
然鄭司農引上林賦紛客挈參倚移從風以較文選八字而易
其五計漢武至梁武才六百餘年而漢賦之改易已如是之甚
況三代先秦之書乎苟有博通古籍者能使無徵者有徵卽無
用者有用矣縱使單文孤證亦偁一字千金尤所企望也六也
若此者我雖少發其端能不望來哲之竟其緒乎抑或智所未
窺才所未逮能不望來哲之拾其遺乎有段氏開闢于前爲之
擴其規模斯我能開闢於後爲之劈其肌理而以我書爲椎輪

者尙不知凡幾也沙母憚于叟披薪自欣其日積能使許書之
道發露無餘我卽不及見之而亦爲後之學者豫幸之矣道光
庚戌四月安邱王筠

凡例

一篆文二徐本及說文韻譜五音韻譜有異文者已具於繫傳校錄說文韻譜校矣茲第擇一字用之

一篆文傳譌者如艸部藍既係重出又有羣書引據徑改之略有疑竇概出於注

一篆文次第小徐似據已經倒亂之本大徐尙有倫脊然似以意爲之整比故不免差跌茲於其無疑者從大徐可疑者從小徐或從大徐而附以辨正至如烜字必從小徐乃使許君得白也其有兩本皆錯亂無從譌正者如段氏於齒部遙衍齟齬齟齬四字其說甚確然元應引齟字說如今本引齟字

說齒不正也。

同玉篇

又不同齧字說。玉篇引齧字說。又如今本

然則六朝唐人所据本固如此矣。況似此者尙多。僅改一二

處祇亂其例耳。

一篆文有無二徐不同者。概依多本。可疑者附辨於下。

一篆文重出者。錄之而後刪。惟註誤字。既有不重之本。徑刪之。

至如苗字。小徐在後。似是本次。

田溺反可證

其在前者。乃依大徐

增菑字。併遙苗字。使之類聚也。

言切不言反可證

然釋艸曰菑。

釋文他周

切菑。釋文音暢。

又曰苗。

唐韻徒歷他六二切。

菑。釋文他周反。

郭注皆云未詳。据釋

文則後苗與前菑同音。後菑與前菑同音。知本是一條。譌而

後衍也許君据本祇有菑苗。

据菑在苗上。知爾雅之文。字如後條。次序則如前條。

大徐

蓋得其眞，故依之。

一篆文法當一律，然如莖字從黃省，而遂入于下，閒有作莖者，必仍之。畱金刻作畱，說文未收，而從之者閒有一二，亦仍之。

一篆文業已溢額，而桂氏段氏復據羣書所引爲之增補，似乎多事。然今本所存必有許君所未收之字，卽今本所無必有許君所曾收之字，傳寫旣久，勢所不免也。是以擇其可信者，各附本部都數之下，以俟君子審定焉。所增之字，或爲說文本有而今佚者，或出說文續添者，或出字林者，或出字林新附者，或絕無所本，後人以意增之者，蓋皆有之，余不能辨也。